



08054

龍川文集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王業

皇朝銳意急英賢虜據中原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
別積功日月壯心愆管蕭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
則傳慚負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
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脩明當正宇皇威震疊到
遐方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歌

謫仙歌有序

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動搖欣觀李白集
高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騷章逸句洒
然無畱思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
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歎久之恨無人
能繼太白後因成謫仙歌是以祝太白舉觴
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聲知我意矣

卷七

龍川集

一

長浦齋
藏板

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人我
誦太白手屢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
仰天高聲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
星銀河釀酒天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王母池邊任
解醒欲遊金陵自采石翫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
首陽巔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瑤
泉酌霞盃悵望不見騎鶴來白也如今安在哉我生
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豈特文章爲足法慄
慄氣節安可移金鑿殿上一篇頌沈香亭裏行樂詞

卷七 龍川集

二

退補齋藏板

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脫靴奴使高力
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真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
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塚枯骨立呼其名鬼神
驚惟有羣仙側耳聽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儀形好
雕琢四方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興思會須乞我
乾坤造化兒使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

詞選三十闕

水調歌頭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

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
穹廬拜會向藁街逢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
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羶如許千古英靈安
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

至金陵

江南春色筭來是多少勝遊清賞妖冶廉纖只做得
飛鳥向人佞傍地闌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
家小語一聲聲近清唱 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
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
雙明高山一弄着我些悲壯南徐好住片帆有分來
往

賀新郎

同劉元實唐興正陪葉丞相飲

脩竹更深處映簾櫳清陰障日坐來無暑水激泠泠
知何許跳碎危欄玉樹都不繫人間朝暮東閣少年
今老矣況樽中有酒嫌推去猶着我名流語 大家
綠野陪容與筭等閒過了薰風又還商素手弄柔條
人健否猶憶當時雅趣恩未報恐成辜負舉目江河
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虜歌未罷誰來舞

卷七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滿江紅

懷韓子師尚書

會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屈試着眼階除當下又添
英物北向爭衡幽憤在南來遺恨狂酋失筭淒涼部
曲幾人存三之一 諸老盡郎君出恩未報家何恤
念橫飛直上有時還戢笑我只知存飽煖感君元不
論階級休更上百尺舊家樓塵侵帙

桂枝香

觀木犀有感寄呂郎中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
宮都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羣花自嫌凡俗向他秋

卷七

龍川集

四

退補齋藏板

晚喚回春意幾曾幽獨 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
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
添愁思況東籬淒涼黃菊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
高躑

三部樂

七月送丘宗卿使虜

小屈宮廬但二滿三平共勞均佚人中龍虎本爲明
時而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揮整辦掃蕩飄忽也
持漢節聊過舊家宮室 西風又還帶暑把征衫着
上有時披拂休將看花淚眼聞弦酸骨對遺民有如

皎日行萬里依然故物入秦幾策天下裏終定于一

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

人物從來少籬菊爲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
藏未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
參洙泗盃酒到虞唐 人未醉歌宛轉興悠揚太平
胸次笑他磊砢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煙開
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爲君壽何許得新腔

念奴嬌

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

卷七

龍川先生

五

退補齋藏板

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
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
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羶無際正好
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疆
對

賀新郎

寄辛幼安和見懷韻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
今餘幾後死無讎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
多少恨筭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 樹猶

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
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九轉丹砂
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瑞雲濃慢

六月十一日壽羅春伯

蔗漿酪粉玉壺冰醕朝罷更聞宣賜去天咫尺下拜
再三幸今有母可遺年年此日共道月入懷中最貴
向暑天正風雲會遇有恁嘉瑞 鶴沖霄魚得水一
超便直入神僊地植根江表開拓兩河做得黑頭公
未騎鯨赤手問如何長鞭尺箠向來王謝風流只今
管是

阮郎歸

重午壽外舅

波光渺渺浸晴陂有亭湖岸西菱荷香拂柳絲垂升
堂獻壽卮 紅約腕綠侵衣願祝屆期頤花間妙語
欲無詩一年歌一詞

祝英臺近

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

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一一舊時路
百年忘了句頭被人饒破故紙裏是爭雄處 怎生
訴欲待細與分疏其如有憑據包裹生魚活底怎遭

卷十七

龍川集

六

愚甫齋
藏板

遇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

蝶戀花

甲辰壽元晦

手撚黃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
渾草草五湖卻共繁華老 冷淡家生冤得道旖旎
妖嬈春夢如今覺管今歲華須到了此花之後花應
少

水調歌頭

和吳允成遊靈洞韻

人愛新來景龍認舊時湫不論三伏小住便覺慳生
秋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流水其下湍激若爲收世事
如斯去不去爲誰留 本無心隨所寓觸虛舟東山
始末且向靈洞與沈浮料得神僊窟穴爭似提封萬
里大小幾琉球但有君才具何用問時流

念奴嬌

送戴少望參選

西風帶暑又還是長途利牽名役我已無心君因甚
更把青衫爲客邂逅卑飛幾時高舉不露真消息大
家行處到頭須管行得 何處尋取狂徒可能着意
更問渠儂骨天上人間最好是鬪裏一般岑寂瀛海
無波玉堂有路穩着青霄翼歸來何事眼光依舊生

卷七

龍川集

七

長浦齋藏板

碧

卜筭子

九月十日壽徐子才

悄靜菊花天洗盡梧桐兩倍九週遭爛熳開祝壽當
頭取 頂戴御袍黃疊秀金稜吐僊種花容晚節香
人願爭先覩

賀新郎

酬辛幼安再用韻見寄

離亂從頭說愛吾民金縉不愛蔓藤累葛壯氣盡消
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吳
成倒轉問魯爲齊弱何年月上也幸由之瑟 斬新

卷七

龍川集

八

長補齋
藏板

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椿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
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禡只成癡絕天地洪爐
誰扇鞞筭於中安得長堅鐵淝水破關東裂

垂絲鈞

九月七日自壽

菊花細雨蕭蕭紅蓼汀渚景物漸幽風致如許秋未
暮又值吾初度 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也紅
塵當面飛舞幾人弔古烏帽牢收取短髮還羞覩遐
壽身近五雲深處

彩鳳舞

十月十六日壽錢伯同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沈燒着欲寒猶暖
筭從頭有多少厚德陰功人家上一一舊時香案
經慣小駐吾州纔爾依然歡聲滿莫也教公子王
孫眼見這些兒穎脫處高出書卷經綸自入手不
了
判斷

鷓鴣天

懷王道甫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尙何求心肝吐盡無餘
事口腹安然豈遠謀纔怕暑又傷秋天涯夢斷有
書不大都眼孔新來淺羨爾微官作計周

卷七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謁金門

送徐子宜如新安

新雨足洗盡山城裊溽見說好峯三十六峯峯如立
玉四海英遊追逐事業相時伸縮入境德星須做
福只愁金詔趣

天仙子

七月十五日壽內

一夜秋光先着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風不放入簾
幃饒承晝沈煙透半月十朝秋定否指點芙蓉凝
佇外高處成蓮深處藕百年長共月團圓女進酒男
稱壽一點浮雲人似舊

水調歌頭 和趙周錫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
生安識鵬鵬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鷃
旁邊笑河漢一頭傾嘆世間多少恨幾時平霸圖
消歇大家創見又成驚邂逅漢家龍種正爾烏紗白
紵馳騫覺身輕樽酒從渠說雙眼爲誰明

洞僊歌

丁未壽朱元晦

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沍許大乾坤這回大向上頭些
子是鵬鶚搏空籬底下只有黃花幾朵騎鯨汗漫

卷七

龍川集

十

退補齋藏板

那得人同坐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武多少
功名猶自是一點浮雲鏟過且燒卻一瓣海南沈任
拈取千年陸沈奇貨

祝英臺近

九月一日壽俞德載

嫩寒天金氣雨攪斷一秋事同樣霏微還作小晴意
世間萬寶都成些兒無欠只待與黃花爲地好招
致對此鬱鬱葱葱新篳未成醉翻手爲雲造物等兒
戲也知富貴來時一斑呈露便做出人中祥瑞

踏莎行

懷葉八十推官

書冊如仇舊遊渾諱有懷不斷人應異千山上去夢
魂輕片帆似下蠻溪水 已共酒杯長望海誓見君
忽忘花前醉從來解事苦無多不知解到毫芒未

南鄉子

謝永嘉諸友相餞

人物滿東甌別我江心識俊游北盡平蕪南似畫中
流誰繫龍驤萬斛舟 去去幾時休猶自潮來更上
頭醉墨淋漓人感舊離愁一夜西風似夏不

三部樂

七月二十六日壽王道甫

入腳西風漸去去來來早三之一春花無數畢竟何

卷七

龍川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如秋實不須待名品如麻試爲君屈指是誰層出十
朝半月爭看搏空霜鶻 從來別真共假任盤_良兒
節更饒倉卒還他濟時好手封侯奇骨沒些兒
勃窣也不是崢嶸突兀百二十歲管做徹元分人物

賀新郎

懷辛幼安用前韻

話殺渾閑說不成教齊民也解爲伊爲葛尊酒相逢
成二老卻憶去年風雪新着了幾莖華髮百世尋人
猶接踵嘆只今兩地三人月寫舊恨向誰瑟 男兒
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

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絕天下適安
耕且老看買犁賣劔平家鐵壯士淚肺肝裂

點絳脣

詠梅月

一夜相思水邊清淺橫枝瘦小窗如晝情共香俱透
清入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僞雲慙格調還
依舊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繫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

卷十七 龍川集

十三

退補齋
藏板

之興濟濟朋來班班穎脫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
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韜
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爲書之範眷
言問寢重於復讎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
發安靜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於得
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誦謏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
短長高下孰有遁情悉俟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
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
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

重華宮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論之道惟時是逢雖三
歲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從來臣亮
等恭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世
出之資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爲之志而宅以和平昔
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動聖人隱憂之良會一
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其
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肖姓名再關天
聽已輸忠款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
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尙仍陳力復讐亦大義之難
廢共茲一轂合彼眾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
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啟

謝畱丞相啟

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
誤中龍頭之選願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

卷七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所謝敬惟大丞相少保國公阜犖良臣勤勞碩輔重
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
論秉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爲社稷之元龜掌
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左右固光裕於後先如亮者
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牕
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
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遺
主上裨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
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
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
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葛丞相啟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
況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
敬惟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
其可用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
於異已是非毀譽肯槩於胸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
外雖斡旋之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土

守常心物無缺望百年舊典當漸見於施行一日俊
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
時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
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
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牆之舊物加之場
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赤手曾微
直上之嫌爲知己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陳叅政啟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共

卷七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秉國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遽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
人其謂何敬惟叅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
有韻判一言父子之間博以逢原當千載君臣之會
是膺大任以展良圖四海羣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
次第施行方皇家陳善以閉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
彌綸所至不闕毫釐汲引而來咸展尺寸萌新芽於
枯木燃烈焰於死灰亮禍患之餘心志凋落塵埃之
底筆墨荒疎獨有丹心不渝白首自牖納約於焉開
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學近名之直亦微慕利之

諛上於二三之中擢在第一之選聖恩深厚固非臣
下所能知眾口會同夫豈志力所可及自天有命無
地自容音韻琅琅徒累巨公之讀風期隱隱式關上
哲之懷畧轉洪鈞悉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啟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條經時變寧問短長但有向者
之虛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
徂流探端知緒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
出其才猷遂爲世用踐更多矣聲問倬然北向以復

卷七

龍川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神州固有無前之志中立而行正道姑從端本之謀
英流冀其相先善類依以爲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
宥密本衷國焉惟屏官則見舜朝之遜賢豈容堯野
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
歛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荏苒
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
脫殘年於虎口況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捨其
舊而新是圖望之大而小可畧使膺清問盡致公言
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聖世合天

下之異以爲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舟遇風之勢成披雲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並用易世之怨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羅尙書啟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爲眾宜在夫高苟天人之皆同則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敢不知歸伏念亮少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

卷七

龍川集

七

退補齋藏板

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知可也此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偉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周道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達猶懷晚進孰可任於後來遂使棄人亦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翕若一辭如韓信者無雙常懼鄼侯之誤擢孫弘爲第一卒遺武帝之憂事固難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曾察院啟

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

頓異蓋得失之無常眾口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
獨知所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
種種於鬢毛回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
易合而今古之莫能同死蟹護臍欲去不可生龜脫
殼正爾良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茲蓋伏遇察院執
事文章宗主道德輩流一代端人務先汲引百年讜
論用爲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旒展扶持國是毀譽之
所不遷董勸士風邪正於焉自別故雖亮輩亦取睿
知越在二三豈不知其過分俄陞第一用獨抱於隱

卷七

龍川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憂爰飾空腸試當實責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侍御啟

主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正上心理難施於巧智
雖或從於親擢本亦備於先登推其闔端何以論報
伏念亮脫身虎口久矣諱窮批逆龍鱗期於合理庶
幾一割之有用安能百鍊而愈剛競短爭長無復此
夢分多共少冀度殘生白首駸駸丹心隱隱言在此
而意在彼問之顯而答之微第其度程亦在二三之
數決於旒展竟成第一之傳辱此誤知光夫末路此

蓋伏遇侍御執事英姿沈毅偉量洪深國典朝章固
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宦之所具宜騰此英
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選掄不
易欲使從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諛
矯枉亦防於過直少年勇決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
詳務歸尊於獨智并心一向圖補萬分正學以言及
明時而自獻導人使諫開大義以相先公所欲爲誰
敢不應

謝黃正言啟

卷七

龍川集

七

思補齋
藏板

交律持平豈遽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
累藻鑑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誤足光晚景以動壯懷
伏念亮剝銳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
首亦疑未知孰是豈有聖賢之學乃爲世俗所憎殆
非其人以招此禍暮年前卻私竊自憐寸晷短長雖
爭何用遇執至公之柄肯收近拙之文使對大廷衷
然親擢誤先眾雋翕若誦言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
蓋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德性靜淵學有源流誠
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蓋取則於孟韓固非堯野之

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從王邸收備諫工遇事風
生輩流退縮責難山立左右驚嗟持此血誠效夫心
膂不遺餘力曲致彌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某
輩亦及今茲豈徒爾而激昂蓋聞之而興起合天下
爲一體非此爲則彼爲極治道無兩端苟君美而身
美

謝章司諫啟

諱窮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視歉然人豈容於彊附
苟不愧君子之論斯足對上聖之知賴此品題幾於

卷七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遇合伏念某脫身虎口欲求護命之符妄意鴻冥莫
得游仙之枕進退不知所據往來徒自於心睠一試
之隨羣蓋百思而無策庶其在此不堪暮景之懷幸
而得之敢作少年之愛人當大對曲盡寸心問所不
該言豈容於越次意雖獨至事亦謹於闔端故此區
區發其耿耿有司之所不快越在二三當宁以爲無
他俄從第一僥倖至此稱塞若何此蓋伏遇司諫執
事貌粹骨奇神清氣勁學傳正派以百聖爲準繩文
擅古風以兩漢爲機杼鼓行場屋而無其對驚動縉

紳而爲之先豈止嘉猷足善王邸遂膺睿眷以備諫
工知無不言成非所計海內人物固自如林古來忠
誠亦應有數牽連咸在汲引而來識別分明不慮人
心之異諸凡魁壘亦惟門下之歸上誠得人公必知
我

謝楊解元啟

決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毀譽於萬
口之辭懷才者始克稱此睠一時之偶幸矧羣議之
喟然感惠有絲撫躬知愧竊以求賢而下問歲之詔

卷七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國有常經糊名而收一日之長士多苟得立制莫踰
於今密得人無復於古如蓋昔者相知以心此心達
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以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度
愈謹而豪傑之氣漸以拘禁防益密而曠達之人遭
其辱顧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故廟朝徒嘆於
乏才而川澤豈聞於遺士雖十九之乖意庶千一之
有人如某者才本不羈譽俄過實雖本諸公之浪聽
卒爲十目之不容蓋才者爭之端據其端而爭日至
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羣興人其奈何天亦隨

罰憂患百罹而未艾驚惶萬狀而莫支旣榮辱之兩
忘亦得喪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習且不能呼我
馬而呼我牛惟其所謂已分息心於世故豈期獲玷
於賢書顧脫俗之無階謾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
之若驚此蓋伏遇判府先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
學百年忠骨尙觀慷慨之遺奕世義門猶識薰陶之
自清望驟膺於聖眷長才或聳於朝班入爲持橐之
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簡教化浸行致此無庸亦
叨首薦某敢不勉其不逮聽以無心瓦注者巧而金

卷七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注者惰本何所係適矢復沓而方矢復寓庶造其精
答陳知丞啟

講聞高誼常恐無因遂貺長牋如見所畏雖鳴謙之
過厚然視履以良勞拜此不堪卻則焉敢敬惟知丞
中大世德之厚天姿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
老成澹泊肯徼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
近民之政習熟見聞忠信報上之誠周旋啟處猶懷
晚進及識前脩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恥
下問總是而往行之亦宜某涉世多艱謀身大拙塗

窮甚矣莫知轉動之方事變突然始出意料之表本
非常法徒立下風以之爲賢則何所取裁以之視民
則幾於甚墮置之勿問雖公事而掉頭示以無他付
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爲是稽遲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送陳給事去國啟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言還頽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
君臣本乎一體去就自爲兩端苟決意以爲高則雖
畱而奚補股肱衛首本不相知心膂去身宜非所樂

卷七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念之久矣末如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庶明主動
心而一鑒尙期有卒何敢自安睠此設心無非體國
然用捨之際休戚相關嗟元氣之日傷而良醫之遽
去中夜起立不勝惓惓之懷明日遂行徒重搖搖之
望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骨奇麗可任大
事精神端重厥有沈幾屹爲老成以壯吾國頃方當
路某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遲而未見百
念俱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遂忘於僭越

龍川文集卷之十八

啟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賀周丞相啟

屬者廷有大號相則真儒天人知歸夷夏咸聳緬惟
慶慰厥有英畧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
之相兩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麓洪惟本朝
獨異前古苟在此位無非以儒盡取六經之空言發
於一代之實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繇
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兩漢之未能純雖使問世

卷六

龍川集

一

退補齋
藏板

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
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傳墨客光風霽月足以蕩
漾英游用德宇之老成易辭場之後發舊人誰在莫
與同升華貫徧儀始膺爰立厯數紹興渡江以後敢
忘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聿先游夏指揮苟定不
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門雖久參乘莫勝
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龍而何用不圖歲晚遂際
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廬除內翰啟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眞命當爲此官久矣
或進用於下陳顧乃於今得之爰屹成於舊德治朝
舉此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尙書之選
政事攷以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責重望高
有四方冊命之掌職親地密皆一人聽治之餘或廢
或興有因有革翰苑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本朝匪
曰私人是爲內相玉堂夜直動則詔王寢殿朝參退
而視艸以謀王體以壯國經維時老成作我心膺敬
惟侍講脩史內翰襟期洒落風度粹夷道德文章足

卷八 龍川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羣工羽儀廟朝翺
翔禁路百年舊事勒成大典以無遺千古陳編孰謂
聖傳之可祕蔚從人望簡在帝心睠二難之迭居宜
一妙之獨殿因嘗拜假就使爲眞眷意方隆登庸所
屬嘉言善話固已久沃於聖聰至公血誠行且獨開
於天步盡還舊觀足慰具瞻某獲從門屏之游親睹
衣冠之盛一命再命循牆而恭特書大書秉筆以俟
謹再拜遣一介奉啟事詣堦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

鑒念

謝王丞相書

謗如蝟磔莫尋解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覲生全之幸
非丞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爲天下之平卒以
微生自歸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
擇鄉豈爲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
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
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
幸聖賢之在上不使熒獨之向隅雖木索加焉失明
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還其無
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國公兩朝
耆德間世偉人小物克勤率以畢公之正一夫不獲
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冤繫國有政辭雖自列每嗟
獄吏之爲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
之所尙期未死以前

謝畱丞相啟

兵莫憐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
令所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煩廟論之
平章小人覲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

卷六

龍川集

三

退浦齋
藏板

生全竊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爲國命殺一無罪損
王心以違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苟其
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日之嚴至於不相干寧
肯依違於眾口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此是非之
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饜而已誦說云
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
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
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尙餘勢之未平日月照
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

卷六

龍川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丞相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爲喜
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
達與四海同茲大慶共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
定嚮恥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尙使爾民信君子
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
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
年之無幾

謝葛知院啟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

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墻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冤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濶疎學劒何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強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人信語於疑心內揣甚安譽不爲喜而毀不爲沮外傳大甚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醞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眾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

卷六

龍川集

五

退補齋藏板

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讒者尙及今茲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闔闢往來歸之無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方其爲韋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器較藝軼出肯矜於己能奕世嗣興況踐更於時變收天下之小以爲大合人情之異以爲同敷厯班行從容廊廟飢渴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眾一言羣吏聳聞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孰視以生嗟興言有識之知幾安得無故而殺士爲

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使億萬斯年之受祐有慶惟刑

謝胡參政啟

並建豪英獲際不冤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雖以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疎少不如人所向牆壁老之將至乃望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熱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

卷八

龍川集

六

退補齋藏板

一不辜懼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于於廟論此蓋伏遇叅政相公爲國遠慮作時乎先稱物平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決拾一生於九死寧勿藥無妄之災付萬事於大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泯常情

謝陳同知啟

鹿非產於庖厨繫惟其命益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

嗟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冤於聖世必白事於羣公
卒以微生自歸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
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
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
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
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繫至遭毒手蓋
坐客盡知其爲冤第以當路之見憎况復旁觀之共
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
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繇可爲驚駭逮

卷八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瞭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
受罰猶有鬼神之明證終賴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
者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絕人無遺憾
於天不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
先知得累聖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
須刑名度數之諸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
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國論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
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託契晚節末路不啻如
新豈敢以冤而自言固已無簡而不聽恍如一夢盡

忘井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墻之小物

謝羅尙書啟

自頂至踵橫嘉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雖施恩不求其報而顧義必知所歸自殘奇蹇之蹤倍費生全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辟瞻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勦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與

卷十六

龍川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詞十目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旣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圍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皐陶之種德心知伯夷之折民申其天休長我王國此蓋伏遇修史侍講判部尙書英姿不世偉度自天方爲布衣固已有當世之志及持從橐莫不惟大賢之歸內韜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清明霽月光風終然洒落軫一夫納溝之念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關

繫敢以平生之雅故用爲緩急之據依恭值仁心遂
張公道怵惕惻隱知納交要譽之皆非踣斃沈埋豈
繁言蔓詞之爲瀆僅賒九死莫報萬分

謝汪侍郎啟

孝敬之道素虧懼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
咎皆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期而逢
執法之平一飯團欒餘生感幸永惟天地之大義莫
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
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卽而無幽不求當其處倉皇急

卷六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說非以
爲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出於
欲脫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惟某官經綸獨任
明允自將當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綆之力惻然
拯溺夫豈爲人顧此凡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
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
之何所但覺捐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啟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瑕安有璲而

易見之情乃成人而不決之獄牽連就逮號泣求伸
世豈無冤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
於里閭所得寧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爲龍斷之
登羞作蟠間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輕及晚歲
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羣小之鑿
空眾口莫調但承虛而接響十目共覩嘆因誤以成
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制獄之設貴得其
平事情之孚無過於實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禍福
之遂分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長者之用心識

卷六

龍川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寬無猛治體所關惟恕故平吏
師之表蓋張廷尉之多忤兼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
人自行私意無簡不聽尙懼凡民之有辭以法爲公
寧敢殺士而無故式長王國具嚴天威尙以餘年拭目
鈞陶之盛誓之再世拊心報効之期

謝陳侍郎啟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
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
其心出已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

由來激者爲之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
置祁老而自朝第知効顰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
何以爲心所謂伊人望望若將挽我五年之屈一日
而伸徒費號呼竟繇幸會此蓋伏遇某官置身於繩
準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忍視向隅之泣
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活人父於
九死捐軀未足爲報況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
無地

謝鄭侍郎啟

卷八

龍川集

十一

長補齋
藏板

文致詆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創見
事實關於國體道允愜於人心曾是餘年無非大造
伏念某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廛身名俱
沈置而不論衣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真謂其有餘心
固疑其克取而况奴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爲歲晏之
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勿恤內常無歉豈自意其難
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下塗人相殺罪及異
鄉當路見憎勘從旁郡恟恟之勢可畏炎炎之焰若
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長之福十目十手具知來歷之

非莫弭人言爰興詔獄是非錯出真偽相淆不以大
公而並觀孰從眾證而細攷附法以殺雖百喙以何
言出意而行恐單詞而無據念天下之有冤士蓋古
人之所用心坦然周道之平翕若漢庭之允悉歸繩
尺猶有鬼神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
平之論學期聖祕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寧曲從
於世好正色不撓以法自將念曾子之慨然昔聞斯
勇使宣尼而尚在今見其剛純意國家不遺微小拯
匹夫於焚溺懼損萬分辦大事於從容可觀一節彌
歸

謝曾察院啟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隨定恩重丘山不欲凡民
之有冤肯使殺士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伏念
某本無他長恥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隨乃塵凡
頗知聖賢之用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競謾衣食

卷六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之是謀志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姪字何干朝宁厚
祿誤人合成悔尤莫可湔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
言但陰覲於加憐翻成私禱第有途窮之哭俄逢陽
長之亨此蓋伏遇察院執事挺然英果篤實之資輔
以正大淵源之學嚴於律已出而見之事功心乎愛
民動必關夫治道抱規矩準繩之大器愛毫髮絲粟
之小才取諸深溝置之平地扶植正義以協天心審
克祥刑以壽國脉翻然風動成此巖瞻豈以螻蟻之
微生不關念慮終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卷六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謝何正言啟

肅此臺綱無非體國求其情實要豈容心方物論之
正騰匪詔獄而莫定持平以聽惟是之歸死則匪伊
活之造次伏念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
用之才同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
謂豪強欲爲飽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
外百喙莫明變生意料之餘三肱并折友朋私憂其
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
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大公天定竟還於無事國

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正言執事挺特性資屹
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平盡洗偏阿具知情僞舉
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或先合二百年之忠言嘉謨於
斯並建故雖小小亦使昭昭況螻蟻之微生係天地
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於死則聖朝容有倚法之
威欲民無冤爲國遠慮周道有小人視各使適平
漢綱無吏治之姦本非過察俟餘年之何用合四體
以爲公

復吳氏定婚啟

卷六

龍川集

四

長補齋
藏板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衆以爲可
誰其敢違伏承某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某
小女子跽伏閨門之內女訓謂何豈不願爲之有家
寧敢自詭於得士有朋友之詔遂成佳好於斯將幣
帛而來亦脩故事而已凌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答
儀具如別楮

龍川文集卷之十九

書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與周案政

葵

僕愚不肖百罔一有顧嘗習爲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惟無以報稱每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辱畱念敢復拔其尤者而論之左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置之講勸之地

卷九 龍川集

一

退補齊刻藏板

當有以增助君德左文林郎王衎強學力行內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郎葉衡右迪功郎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蒞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潛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婺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眾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爲過言若置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

凡茲四人皆當今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儻
論薦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爲得人苟一口以爲不
然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醜虜未滅邊防尙擾財
匱兵之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
致之於朝以共辦茲事倘曰京局未有闕員姑爲後
圖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
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裁察

與王丞相

淮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

卷九

龍川集

二

邑補齋
藏板

服德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
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奔走天下之人則其勢
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
亦不得而知之歲杪嘗欲畧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
成自外入春以來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雖欲拜
一書以敘其本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嚮者丞相於
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
用於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懇雖父兄之於子弟不
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曾犬馬之不若故嘗願

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聖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夙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相布誠心開公道進退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也故確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在中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過丞相今日真有祖風矣甚盛甚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闔域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以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王和薰炙天地身享不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天數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衰也天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十年無事於其間必有水旱盜賊乘時竊發之變況南北之勢而欲三十年苟安蓋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

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缺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爲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肩千鈞之重負則赧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恥也亦嘗以區區管見窺測聖意緩急之所用決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鬻蓋亦有許其真能辦事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承

卷九

龍川集

四

退補齋藏板

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某人可當何任某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慢糧草之虛實兵卒之強弱城壁之堅脆歷然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爲上言之使上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識雖其號有才力者亦固在吾驅使間耳一輩無賴不得羣起而誤國其爲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公論當不以爲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可

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
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爲然則亮又將有裨千
慮之一得者繼此以進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
爲人此眾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
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
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
之必將有爲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
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
月間那輟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似

卷九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亦不減向
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順上意矣若併
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爲難是丞相
一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
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學識慮
施適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掌故亮固願使多士
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忠
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直未
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已

惓惓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與韓無咎尚書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識尚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分不應僭干典謁忽若無因而遭按劔則其羞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之持其說而兩不相值迹涉疎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往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啟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奪其筆而爲之曰吾以泄吾意耳友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執事尚書試取而觀之此

卷九

龍川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豈屬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曹而慢爲之者乎今者尚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爲齒及姓名若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尚書撫存教誡若素出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驟諸公間旋又脩飾語言誑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異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及嘗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

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
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況更能脩飾語言作少年塗
抹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黃夢升劇談盡歡求其
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
世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
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
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攷於兩漢
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
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間廢置

卷九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
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
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
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尙書一人亮雖不言尙書
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從之學顧筋力念慮已如此
恐不復堪錘鑪耳鄙文數篇輒溷崇視祇以致尊慕
之誠子師尙書告以尙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亦附
見於後因以問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
亦將得之所以不合者至於託文以覲一日之知則

亮也何敢雖天實鑒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鬪獸
進退皆可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尚書既許其賜頃
刻之間縱談忘勢或至於古之聖賢豪傑所以陰扶
天下之大勢轉移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
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出其所以裨經綸之萬
一喪失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耳干溷死罪

與徐大諫

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守
爲士之分切願有謁於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云爾

卷九

龍川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義行則分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羣居切磋
朝暮講究斥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爲誕言當今之利
害而不以爲狂所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往者朝
廷舉事公論一不協則諸生羣起而獻其忠雖天子
爲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也不然獨亮自以生長明
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則於
明公之舉動烏能漫不經意於其間於是而有言焉
非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伏惟明公試幸聽之伏見
朝廷繇閣門之官而遷一執政公論沸騰上者獻其

忠於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若
前臨汙渠反身疾走惟恐其污又其次則口不敢言
而腹非之以至將校卒伍閭巷小民無間識與不識
意洵洵不自安肆言無忌不虞誅殛之隨後夫豈閭
門之官一一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實臨
之不期合而自合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恭惟聖
上方銳意圖洗國家五十年之深恥所恃以進者獨
人心耳人心之所在聖上翻然從之而不以為難顧
恐未能以盡知耳今也上而士大夫不以為然無以

卷九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為然無以慰之則
失其心矣恢復之初而使士大夫不得自盡軍民至
於解體此固姦雄之所竊笑而仇讎欲幸其然而不
可得者也朝廷舉動豈宜至此方聖上之為此舉也
亦將合文武為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自
今觀之本無戰功亦無將略不可謂武小謹自媚小
勞自鬻不得謂才拔近日之茅蔓戚里之草累聖主
之德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為不然不得為浮議
亮以為聖上直未盡知爾今殿院李公既以公議而

達諸上明公起而成之猶反掌爾以明公之諳於世故豈不及此而猶遲遲未卽發者欲求事之萬全也萬一明公未言而聖上感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塞沸騰之公議罷去其人而問當言而不言者明公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聖眷方隆置而不問世之狷直之士必有不察明公之心者明公雖欲自恕而不可得此亮所以反覆爲明公念之而不能自己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而我則後之以利而言則千人逐鹿先發者爲功乎後獲者爲功乎利非明公之

卷九

龍川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間何者爲彼何者爲我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要以無嫌諸其心而忠於國家爾夫以聖上之仁明英武必不肯以一閤門之故而違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忠誠通練必不肯愛一日之力而受夫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曲逆之端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亮所以薦其區區而無疑也夫陰陽之氣闔往來間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陰並進宜於無陽矣而昔人謂之陽月者陽運於其間而不知也子一建而一陽遽

出而爲羣陰之主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陽極必陰陰極必陽迭相爲主而不可窮也明公察之天行參之人事則今日之議必有處乎此矣亮之所爲薦區區於門下者以爲天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全者未必不全也亮也昔常奉教於君子矣進不敢爲甚訐之言必求罪以取名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覲幸以避罪隱諸吾心而不安驗之公論而有證揆之鄉曲之義而不能以自已幸而蒙聽不幸而斥絕之一歸諸命而聽諸明公亮豈敢有所取有所

避於其間哉

與章德茂侍郎

四

秋中參謁政以拜違台光踰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懷且慶禁林之拜爲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妻弟之撓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圖且煩台慈講過厚之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負何言忽忽告違又踰一月西望台闕第劇耿耿侍郎開豁亮直足以起士氣高明宏遠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遊從之私也主上有北向爭天下之志而羣

卷九

龍川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砢而未釋庸非天下士之恥乎世之知此恥者少矣願侍郎爲君父自厚爲四海自振使已棄無用之人時得一見時通一書發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幸甚

又書

亮歲之二日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攜手而歸一庶弟竟染病以死亮亦軾軻一月而能復常又妻孥更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人夏腳氣殊作梗貧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尺紙不

卷九

龍川集

七

退補齋藏板

復到門下非敢慢也勢固至此惟是山斗崇仰之心與日俱積而不自禁方圖拜書乃辱八月一日所賜台翰捧讀再四惶恐無地雖大賢君子所以加辱於不肖者甚厚而不替至於遂成先施則不肖之惰亦甚矣鄉間大旱家間所收不及二分歲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尙欠其半逐旋補湊不勝其苦主上焦勞憂畏仰格天心使早不爲天災此皆一人獨運之力而非盡求助也垂象之異村落中無從知之渡江安靜且六十年辛巳之變行三十年和議再成又一

十二年老秦掀天撲地只享十六年之安通不過二十二年今者文恬武嬉宜若可爲安靜之計揆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驚矣不待天告而後知也侍郎英雄磊落不獨班行第一於今大抵罕其比矣心之耿耿每欲與侍郎劇談一番而坐有他客欲吐輒止屠龍之技雖成何用侵尋暮景行將抱之以死矣元晦得江西憲恐未必能出也近有一詞爲渠壽陳君舉亦有一詩見壽併錄以付一笑又有好事近四闋謂可爲畫贊試評之如何亮不識岳降之辰欲作一詞不能也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覲以究其所欲言而未能力者尙冀台照

又書

亮拜違台光未嘗如此久不拜起居狀亦未嘗如此久禍患奔走流離中此心傾注惟門下而已非不欲告急正恐危疑之蹤重以相累兼當路作意欲殺之亦恐非片言所可解徒勞台念故一切憫然不言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囚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爲何物卻倒在匣床猶欲牽綴小詞以舒所祝千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菴齋
藏板

秋之意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亦無奈是耿耿者何
一年遂成疎濶正以此耳承局以元日到龍窟伏辱
台翰甚寵貶損道德軒豁心事如亮何以辱此已經
新元緬惟旌纛所至百神呵衛台候動止萬福聞遂
徙鎮荆南豈以畱都重地猶受朝廷成畫以行而上
流之重刷洗展拓一以付之帥臣非門下無以遙當
天意邪向見王公明葉夢錫具言荆南非他比形勢
地利須人以爲重義勇八千奈衛諸軍不能過開府
之初旗幟營壘雖無所變更門下一號令之氣象精

卷九

龍川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明便當與昔人不異矣所恨相去愈遠又方禁錮於
斯世有其心而無其事有其事而無其時窮達異路
合并之日終難耳朱元晦辛幼安相念甚至無時不
相聞各家年齡衰暮前程大概已可知古語所謂癡
人自相惜自今言之要亦不妄門下方爲公朝所眷
倚善類所屬望手頭做得腳力行得及今强健展布
四體爲異日青史一段話說不但不辜天寵而已亮
乃事尙墮危機且看料理如何收煞無絲面敘臨染
不任依黯

又書

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
敢先遂膺天寵遠持從橐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
聖上方欲發揚壽皇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留都以
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跋扈無所
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落固因隨時而見也如亮已
爲天所擯棄而門下獨提拂獎與如世間不可少之
人雖荷眷私之隆祇以重其罪耳黃范二公一見如
舊交得非門下誑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亮尤不遺

卷九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餘力世既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而喜之者此乃
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特分明鄉間豈可復居京口
亦恐惹人閑話今只當買一小業於彼卻於垂虹之
傍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尋范張陸輩於松吳江上
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拯拔
其禍患尤力而事乖人意薄命所招無可言者君舉
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讖內小節正則亦得淮
郡近闕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
不惡天運人事看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

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
不易得舊部當尊之人相馬不失之瘦采葑采菲取
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
歌門下偉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世間有所
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辭色耶澗澗紅塵終
恐不能自別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荆公
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詩其親寫太史
遷史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
番羅穀子又爲門下費下拜良劇愧感恭惟獎諭詔
旨有見軍政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彰吾君之聖甚
盛甚休所欲言者無限聊見一二率畧之甚

與應仲實

與仲實別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自分死生不相聞
知旣而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
闕然不講幾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
行鄉閭所不齒仲實以儒先生撫摩煦飭若昆弟朋
友雖識者亦有不擇交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
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

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話言不接吉凶不相問弔
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外其責去年秋羣
試監中有司以爲不肖始決意爲息肩弛擔之計所
居僻左有疑孰問恃仲實輩人在爾方圖緩步造謁
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遼巡數月遂聞新除官況絕佳
職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伸此其權輿喜
甚至於不寐前月末始聞來歸暑溽如許不敢輒詣
齋閣又思此別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
求正於仲實者而寓之書亮兩年來方悟孟子所謂

卷九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
夷而暮可蹈也不仁於我亦何常之有朝可蹈而暮
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人姑爲
是訓無若丹朱傲無若受之酗於酒亦非獨憂治世
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會子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
危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
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事物雖眾此

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顛倒錯紊如理亂絲更無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棄不識仲實其何以

卷九 龍川集

大

退補齋
藏板

救之近作十篇往求槩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於左方使得於是省焉仲實於亮可以無慊矣切毋以故意待之曰是曰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爾此舉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駕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

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謂
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爲人心
之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
力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然而止耳然使
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
所以孺弄於李希烈也苟無儒先生駕說以闢之則
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道之不絕如縷耳仲實力可
以有爲者其將何辭胸中所懷千萬念遂爲仲實言
之而筆困紙窮不能以究著伏恐未可迎待上道果

卷九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未有日尙當握手一吐其肺腑不敢以相擾動自外
也萬一便上道恐宅眷旣眾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
窟過我爲一夕之款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從銅
坑口趨界牌所省不能一二里而紆曲亦不少矣臨
紙無任惓惓

與呂伯恭正字

四

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詵後尊履復何似
示以土龍墓銘反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
本末一般說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

要何能如此顧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爲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已聞可則姑已矣而猶口疏不已不幾於憤疾者乎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爲善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亦復重複如此奈何無事取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平日所論未合願自公復進曰止上是之併去此段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爲如何或別有意亦願見教此紙讀罷宜卽焚之頗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類事未發自造公案故也區區之心必蒙見察本政書板末章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橫流之中而不立已者所見唯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上下其聽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強飯自厚

又書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卽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

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
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
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挈而成
之天民對後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
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
所爲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
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
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
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其慮亦自不少況不必平乎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
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冒一
官旣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
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俛首書
冊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爲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
叫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
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髮上衝冠或拊
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
聖人不能爲也海內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尙無開

口處雖浮沈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
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懼悲樂在天地間去蚩蚩之聲
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
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眾人以爲此人實能救
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秘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
所多遜况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子約一向
在侍旁否不敢疊番爲問眷請委尊閣宜人懿候萬
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又書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專書副以香茶之
貺甚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
以堪之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難矣孔
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
於諸侯蓋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其中而我獨
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
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
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測井渫不食
乎天下患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

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安在其
有才而求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
察其心之所憂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者
亦每每先爲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爲秀才亮平生
本不種得秀才緣而春首之事自侍從之有聲名者
固已文致於列亮亦豈戀戀於雞肋者乎亦恃有大
著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間謗毀之可畏
潘叔度以爲三年三百綠袍子詎可以動其心均是
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知耳亮之所敬聞者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
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真實
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賜爲不小矣君舉聞求
金華添倅何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遷且
應從容其間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
惟台候萬福

又戊戌冬書

亮入冬無一事遂與田里相忘矣君舉天民一出恰
好大著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

問公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猶未能豁然激成黨論不得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干國家大體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菜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近書極無況居厚病未脫體來論誠然誰敢爲渠言之文海已編成未子約在侍傍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爲世道崇護

與林和叔侍郎

卷九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亮竊惟侍郎屹然爲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國家賴以扶顛持危有自通於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入都始盡聞之南渡以來永康之林端公者至侍郎而三矣盡掩前作發揮特操豈永康所可得而私哉出於永康而與天下共之耳使人心悅誠服而盡忘一己之私計朱元晦人中之龍也屢書與朝士大夫嘆服高誼不容已亦深嘆二屬能相上下其論爲不易得且曰世間猶大自在有人在鼠子輩不可跳梁也其降嘆如此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矣九重徐思語言有味

德誼可尊親語何坡以爲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爲
易章貢見闕簡記之意不能自已爲善者果何所不
利哉亮親見坡爲亮言如此聖意昭然豈可不爲吾
君一行哉丞相卻念清貧而計薪俸之厚薄要非門
下本志也侍郎已爲天下公議所屬亮螻蟻微生賴
門下而全直一人之私計耳不敢縷縷言謝但時事
日以艱父子夫婦之間非復智力所能及而天變甚
異非至公血誠不能當此聖賢馳驚不足之時侍郎
乃心王室當作念異於他人也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與韓子師侍郎

亮拜違又見秋矣僻居與諸生日鑽故紙雖或得味
僅如嚼橄欖爾懷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
頡頏飛動而未能也比聞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
寐自吳明可之去於今年羣吏爲政久矣老吏小
猾戮虐無辜罪惡貫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
來舉手加額以爲天眼開矣吏徒亦聳動碎膽有望
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爲不法者亦自分於不免自
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與一幸民之數喜甚不寐不

獨以從游之私也然賢士大夫間有私憂過計以臨
安過於嚴爲慮者亮因語以韓文往數爲亮言作京
輦與外郡不同又見夢錫葉文言和州之政平易近
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
過直耳宇宙雖廣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
面道區區然鄉邦之弊決不能逃清鑑老姦少猾鋤
其甚者而肆爲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動其餘然後
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難治又見賢使
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因勢順導殆如
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訟息必將有以自達於天聽者
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黠白爲黑者無所容其喙此
固疇昔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斯時始可以從容
間見相與道舊故以爲樂而他時一邦父母之思亦
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講之熟矣愛賢念舊之心
不自知其爲僭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
平生之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所望良切

復樓大防郎中

亮病中昏倒雖領台翰初不曉只從門前過將謂取

道永康邑中西望第劇悵然若知猶宿留界牌固將
忍死擡出以求一見重蒙誨劄之賜今已就安方悟
向來初不必追逐於雙溪也尊仰愈不自勝恭審卽
日晚秋晴雨不定郎署多暇天人叶相台候動止萬
福溫詔趣還猶從郎署殊未厭輿望臺端諫省非公
其孰宜之慶福當需此時今不足爲門下道也亮平
生百事並在人後只有一健耳望見暮景天已與奪
之憔悴病苦反以求死爲快脆其他尙復何說漢朝
公卿皆偉人而英俊盡布朝列虜情叵測深恐爲其
所侮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啣持尙可偷一日之安不
爾無使患起慮表有幸上下動色相慶之意也私布
下悃勿令重得罪亮更不別布台閱問福有可驅委
者願聽約束

復陸伯壽

五月未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
於人意況不佳雖欲陪款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
但劇悵仰伏辱台翰恭審卽日晚秋喜晴拜命之餘
神人共相台候動止萬福舍試揭榜伏承遂釋褐於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崇化堂前眾望所歸此選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氣爲之光鮮壽皇在位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夭折純叟中廢何以強人意新天子龍飛而元首膺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盛方圖專駟尺楮上慶遂成先辱惶恐不可言時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測度但看人事對副何如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也好惡只看屋下郎此乃觀時運真法門今之專靠天者自不肯信耳兄以爲如何英傑滿朝無爲醜虜所欺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啣持尙可偷旦夕之安不爾則虜情未可測也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此日裏不能喫飯夜間不能上床凡二十餘日方漸漸較可人九月喫飯打睡始能自齒於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見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爲快脆也自餘皆非所宜言託契之厚不覺狂態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復杜伯高

亮兩年間每入城左右必枉過之亮又往往困於俗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間應酬曾不得一款笑語似若自取疎外者乃其心則不然亮知有賢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其當終日相接而不懈第事有適然而其迹若無以自明然而左右獨以爲不然時以書相勞問意有加而無已衰墮日就淪沒何以得此於賢者慙甚幸甚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敘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變而至於魯人之辭矣欽羨之餘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交四方之賢俊能爲

卷九

龍川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此者幾人自顧陸沈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能令人輕力不能使此賦一日而紙貴蘇季子所謂是皆秦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盡乎賢者所存甚遠必不以此作念而吾人冷寞爲可念耳叔昌能館賢者慰喜不自勝兩簡與其兄弟得便達之爲禱仲高之詞叔高之詩皆人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副下交之望是非久當自定在我不當有一毫之嫌耳詵後尊用復何如

歲將易矣願自加護以當世道之亨匆匆不宣

復杜仲高

往者辱枉步兩臨之於城闈雖匆匆不能奉譚笑之
款然望其顏色觀其舉動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
第有悵仰忽永康遞到所惠教副以高文麗句讀之
一過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已
令人眼動及讀到別纜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花飛
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
長擅美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足以勞歐公之拳拳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乎世無大賢君子爲之主盟徒使如亮輩得以肆其
大嚼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高之賦如
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
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
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
薄力雖不能爲足下之重然眾力又何足以遏方至
之川哉願加勉之而已紙尾所謂律法嚴刻者法豈
有常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定爲令況若區
區語言本不足憑而又何嚴刻之有再得來書未敢

以此爲當也書久不答而又再辱惶恐不可言歲暮
千萬爲道業自愛

復何叔厚

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
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爲憂他
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
臨安卻都無事但旣絕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
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
計以徹於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
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
之怒内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對今乃議與一官
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卽繳
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
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
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
處自有深意難爲共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謗毀也此
懷惟呂丈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

世間大有事未可便認以爲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
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度絕百代
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
何事不可濟但絕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
與此謀也云云

復呂子約

二月間匆匆告違卽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
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袞
袞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

卷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訛後再作梅海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
得京口屋子更買得一兩處蘆地便爲江上之人矣
地廣則可以藏拙人樸茂則可以浮沈五七年後庶
幾一成不刺人眼也周丞相之護其身如狐之護其
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衛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
叔所謂臣於脩蹤跡素疎而脩之待臣亦薄者而諫
疏首以見及么麼之蹤遂累巨筆第可付之一笑耳
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墻南下自今可以信其不
足爲智矣朱丈辭職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

正則近過此宿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吳石方試渠
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
萬一報仲權亦佳士曾識之否叔晦減得一政亦良
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氣絕少雖叔晦亦既
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
生若又隨隊入熟事皆亮當爲小人之歸無疑矣契
兄以爲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於歸覲其親再
三託導意亦嘗以來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併懇
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盡亦何用生爲念之

卷十九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
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
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
更十日尙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復呂子陽

被示縷縷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
王此不獨國家大臣之道當如此凡人曉然使此心
明白洞達要自有知者前日諸友嘗問陳平王陵之
事孰爲正因答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

如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者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生心必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呂氏以爲後日計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之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曰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亮雖不肖然亦須要與此心爲主眼下雖不必其一皆自然此心之皎然固自知之矣正不待他人之爲計也吾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雖時下不淨潔終當有淨潔時雖不爲人所知終當有知時若猶未免於慕外雖聲名赫然在人心豈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簡一時之妙答也若如吾輩分明說破又煩吾友縷縷矣

復李唐欽

亮拔身於患難之中蚤夜只爲梳飯杜門計雖天下豪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書問不相往來亦其勢然耳左右於濶絕之中又

復以書先之且欲索其謦言以開清視發不恤緯而
憂宗周之頌上已恕其萬一之罪敢更畱橐以干天
誅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爲答雖蒙見訪亦固不知
所以答也近詩具見所存一味歎服然王茂弘雖有
幹畧而韻度不高魯仲連差有韻度而根本不受貼
李長源見奇於艱難之中郭林宗俯仰周旋於禍患
之外要皆不足爲世法左右不以亮爲不可而示之
以詩當亦樂聞同異是以不敢不自盡也亮於今世
之詩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離騷蓋紙弊
而不敢釋手不識左右欲亮安所好乎夜歸克明出
所惠書信手作答不復知其中道何等語左右之察
不察雖亮不敢自必也蠶月殊多故何時遂造謁臨
紙惘然

卷九

龍川集

三

長蒲齋
藏板

